

记不得是何日上午,张大娘正在院子里打扫沙落地的黄叶,一个中年汉子引着一位老大爷进了街门:“大婶,他是来找你的,说是从台湾来的。”说完就匆匆走了。

台湾来的大爷看上去约有七十上下,头发花白,衣着整洁,高个子,瘦脸庞,眼睛透出狡黠的光,上下打量着张大娘,只听他说:“大嫂,总算找着了你了。这么多年,身体一向可好。”张大娘瞅着这位从天而降的台湾来客:“你是从那边来的?”大爷说:“是的。”大娘说:“好,好,有什么话,咱们进屋说。外边凉。”

大爷随大娘进了屋,屋内东边是一土炕,连着锅灶。中间摆着一张老桌子,西边有一张面案,条几上有两个面罐。见此情景,大爷想,看来大娘的生活并不富裕,便问:“大嫂可有儿女?”

张大娘边给来客倒水,边说道:“有个女儿早已嫁人。家中就我一人。好在身体还好,无病无灾的。”

聊了一会儿,张大娘大着胆子问:“既然你是从那边来的,我向你打听一个人,看你认识不?”

大爷说:“你先回答我,你是否叫张兰芳?”大娘说:“对呀,你怎么知道的?”

大爷说:“既然你是张兰芳,我就知道你打听的人是谁了,秦丙善,是不是?”

张大娘打听的人,就是秦丙善,是她的刚结婚半年就随国民党军强行渡海落脚台湾的丈夫。说起丈夫,张大娘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了。

那年,张大娘刚十七岁,经人做媒,嫁到了秦家。新嫁不到半年,国民党抓壮丁,秦丙善就走了,南征北战,三年毫无音信。肚子里的女儿降生人世,也未见过丈夫的影子。后来,秦丙善托人捎了一封信,说国民党军就

要败退台湾,他几次逃跑均未成功,只好随军东渡。信中要妻子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要坚信,国民党反攻大陆时,他会回来的,并要她一定等着他。谁也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五六十年。几十年音信全无。好不容易台湾人来了,怎么能放过这一难得机会呢?张大娘问:“秦丙善是我丈夫,但不知道这老东西现在怎么样了,还活着不,身体还硬朗不?”

大爷说:“我是你丈夫的上级,他的情况,都在我肚子里。老秦生日是正月初三,没读几天书,到了台湾才初通文字。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我俩无话不谈,我们是生死兄弟……”

张大娘原来还对来客有点戒备,经过一番交谈,戒心没有了。既是丈夫的朋友,不也是她的朋友吗?

只听来客说:“秦哥是个讲信用的人,他几十年坚守孤独,从未再婚。刚过去,曾有人给他介绍台湾姑娘,他都婉言拒绝,他说,我答应老婆是要回去团聚的,在外成家,这不是背叛吗?所以,他至今未婚……现在人老了,多病缠身,又无亲人照顾,只有我经常去问寒问暖,帮他找医看病,精心照顾。”张大娘听后,心存感激,不断说:“谢谢,谢谢你照顾他!”大爷说:“既是兄弟,照顾他是应该的。”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给了张大娘说:“现在他遇到了困难,听说我回来,他写了一封信,让我务必找到你,你看信再说。”

张大娘斗大字不识一口袋,她怎会看

宝岛来客

◆ 申建华

懂。只见她打开信纸,递给大爷:“你帮我念念吧!”信是这样写的:

“兰芳妻,这么多年,你与孩子受苦了。我对不起你。如今两岸三通了,我们见面团聚的日子,很快就会来的,请你放心。本来我与去人约定一块回去的,但没想到突然得了中风,半身不遂,难以自理,幸亏老李精心照料,病情稍有好转。目前我的积蓄已经花完,恳请你务必想些办法,凑上三万元,让去人带回。我要兑现承诺,病好后,很快会回去见面的……你的丈夫秦丙善。”

听大爷念完,张大娘心里酸疼酸疼的,她为丈夫的中风病担忧。这么多年,她靠养羊养猪养鸡,靠低保救济,攒了三万余元,就藏在她的衣柜抽屉里,以备老病时急用。如今丈夫来信要救命钱,她怎好见死不救呢?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他们还做了半年的夫妻呢?

大爷见张大娘心存犹豫,便说:“你也不容易,但还能跑能走。你的丈夫却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有了钱,就能躲过这一劫,没有可就是死路一条。俗话说,有钱要使在刀刃上,三万元,如果能救一条命,值。”

张大娘听了这番话,决定把存的三万元拿出来,正准备转身开柜时,突然想到要随大爷一块去台湾,一则可以更好照顾老秦,二则也会催他早日回大陆团聚。当她把这一想法说出来时,大爷摇头说:“想法好倒好,但你年事已高,坐飞机有危险,一旦出事,如

何向老秦交代,再说钱有限,增加一个人就增加一倍花销。有我照顾秦大哥,你不必担心。病好后,我会亲自把他送回到你身边,我向你保证。”

张大娘见大爷情真意切,说的有理,便开柜取钱,将三万元现金交到大爷手里:“你数数,这是三万块,是我省吃俭用积攒下的,你就拿去救命吧!”大爷见是三摞百元大钞,眼睛一亮:“不数不数,我替秦大哥感谢你。”

说罢,张大娘准备洗手做饭,大爷执意不让:“是这样的,我刚刚吃过,不饿。再说,机票已经买了,不能耽误。秦大哥还等着我照顾呢。大嫂,你放心,台湾医疗条件比大陆好,只要钱到位,三两个月准能治好。你就等着与秦大哥团圆吧!”

张大娘千恩万谢,千嘱万托将大爷送出了大门。只见一辆停在门口的小车。大爷手脚麻利地登上车,一溜烟去了,车后留下了一股随风荡起的沙尘。

当张大娘正在为大爷的言行激动不已时,还是那位中年汉子又引来一位台湾客人。张大娘见是一位中等身材身体微胖的老者,便问:“你也是那边来的?”老者将手中捧着一个嵌有秦丙善遗像的骨灰盒放在张大娘面前说:“大嫂,这是秦丙善老人的,几个月前,老秦就病倒了,我们几个老兵千方百计凑钱医治,也未能救得了他,他在死前握着我的手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请求,把我的骨灰带回去,活着未能团聚,死了也要埋在一起。”

听了这番话,张大娘惊呆了,死鬼,你怎么不早一刻回家呢?我的几十年的心血全打水漂了。骗子,我上了大当了。张大娘顾不上招待新客人,顾不上解释,心血攻心,头晕脑胀,倒在地上,不省了人事。

小小小说



古俾光风

文学副刊

第9期

绛县作协 主办

(刊头题字为原山西省作家协会张明旺书记)

用文字塑一匹骏马

◆ 程蝴蝶

祖先创造的文字
象精美的玉石
在时光的星河里
光彩熠熠

我爱极了这精美的玉石
在无人的旷野里
我用它们塑一匹骏马
驮我一起流浪天际

我挽起裤脚

赤着双臂
日复一日的
挥汗如雨

在我汗水洒落的地方
青草离离
花开遍地

我抖落世间的忧虑
穿上火红的嫁衣
象鸟儿一样跃上马脊

我用长长的黑发摩挲着马鬃
还有我的灵魂 我的热血
我的一颗赤诚的心

马儿嘶鸣一声 绝尘千里
象闪电 象流星
幻我 如天际的彩云

诗笺



我县有三个朝廷坟,槐泉村的晋献公,下村的晋文公,磨里东岭的晋灵公。槐泉的爷爷,下村的爹,磨里东岭是孙子。

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晋献公在古绛建都后迁到曲沃新田,晋文公时称春秋五霸,晋灵公时他荒淫无度不理朝政,而且残暴凶恶,从此晋国衰落下来了。后来赵盾的叔伯兄弟赵穿设计杀掉了晋灵公,再后来大臣屠岸贾奋起要杀光赵家所有人,这就是“赵氏孤儿”的传奇故事。“赵氏孤儿”故事中的程婴是翼城县南梁镇程庄村人,现在程庄村东门修建了一个高大雄伟的红色木头大门,供人们去旅游观光。

晋灵公死后坟址选在古绛地。我们美丽的古绛和北京十三陵一样风水好,晋国的晋成公皇帝要求晋灵公墓要用曲沃太子滩的土堆积而成,而且要比晋献公、晋文公的墓还要好,还要大。曲沃太子滩是晋献公长子申生的葬亡地。有诗句曰:太子滩头云,朝朝还暮暮,不见申生骨,只闻乡人哭。

槐泉晋献公和下村晋文公的墓我去拜过,这两个朝廷坟比那些“长安的皇帝,咸阳的坟”大多了。一九八七年我到磨里镇任职时,我上了晋灵公墓才知道晋灵公墓比晋献公、晋文公墓大好几倍,我看到磨里东岭的“山出头,出王侯”的风水就是好,磨里东岭(原南刘家)埋的是王是皇帝,庞家岭的燕家一人曾是国民党师长,他儿子从台湾回庞家岭我接待过。

一九八七年我第一次从磨里焦家洼上到晋灵公朝廷坟,后来我得知晋灵公坟址原是南刘家村,后村民全部迁走没人了,同时,从庞家岭也能上到晋灵公朝廷坟。晋灵公墓太大了,坟堆有百十米见园,

有七八米高,坟顶部有三十米平地,当时竖立一块省政府文物碑。晋灵公墓的土全是曲沃太子滩运来的,也有传说,这些土是一人传一人运过来的,据说运了七七四十九天才把晋灵公墓修成。

我登上晋灵公坟的第一感觉是太荒凉了,作为一个皇帝墓上全是荒滩野草。我去过北京十三陵,那里除了石人,建筑物外,最多的是那些高大的松柏树,我暗暗下决心要在晋灵公朝廷坟上植树造林,时任磨里镇党委书记赵学恭非常支持我的想法。

我在朝廷坟植树

◆ 孟繁杰

接着我们召开了有关村的干部会议,他们对绿化朝廷坟工作信心十足。就在这时有几个退下来的老干部,他们对我的想法提出了非议,他们说,朝廷坟两千多年了,不能乱动土,他们还说,曾有几起盗墓事,其中一起盗墓人白天挖个窟窿,黑夜又合上了,有天盗墓人晚上加班挖墓,从墓中飞出一条龙,几个盗墓人全吓跑了。

我是个不相信迷信的人,这些人的说法使我犹豫了,经过认真思考和召开党委会议,改变了朝廷坟上植树方案,朝廷坟上不植树了,在朝廷坟四旁地里和通往朝廷坟道路上栽上杨树和松柏树。

经过镇机关单位,焦家洼,庞家岭村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用了两年时间春秋植树,晋灵公朝廷变绿了。

记得当年县上领导李桂喜,尚平安,解福德,李小玲等领导也在晋灵公坟上植过树。

我多年没去过晋灵公朝廷坟了,如今这里的山区都实行了退耕还林,晋灵公朝廷坟是我县旅游的一个景点了。

随笔